

亞洲電影 Asian Film

夢已逝 情也淡 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



▲楊千嬅飾演的余鳳芝，夢想是環遊世界

不知道一九九二年是不是一個有特別意思的年份，但近來兩部講回憶以及少年情懷的香港電影，都以這一年為故事發生的時間，卻是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：上星期談的《王家欣》是發生在那一年的故事，今個星期備受注目的黃修平新作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的主要情節，也是發生在一九九二年。這應該只是一種巧合，起碼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之所以發生在這年，應該是因為黃修平、陳心遙兩位編劇成長於這個年代。可以說，電影的故事正正是二人所屬那一代人的故事。 文：行光



▲彭盛華（右）與余鳳芝最終因紙飛機緩和夫妻矛盾



▲少年彭盛華（左）與少女余鳳芝成長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



▶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以校園三角戀引出一個講述理想失落的故事

▲鳳芝（左）發現丈夫的曖昧短訊，晴天霹靂



▶林海峰飾演的彭盛華，如願成為室內設計師

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的故事由當下講起，室內設計師彭盛華和旅行社職員余鳳芝是多年夫妻，感情早已歸於平淡。一次中學同學聚會，讓鳳芝想起學生年代的舊同學蘇博文，她在網上發現蘇的博文，勾起了她對學生時代的回憶。而鳳芝在丈夫電話中發現的曖昧短訊，則把她帶回了中學的校園……

而更重要的一條故事線則是在鳳芝的回憶中出現，她和彭盛華、蘇博文三人的學生年代。彭性格活潑外向，擅做手工，理想是做室內設計師；蘇則寡言踏實，擅做機械裝置，能分辨三十八種飛機的聲音，夢想是做飛機師。剛剛轉學來的鳳芝加入了兩人的飛行學會世界，三個人共同分享各種秘密。兩個男生都心儀鳳芝，展開了某種明爭暗鬥，直至有一天，蘇博文沒聲沒息地在他們的世界消失，遠赴英國留學……

時空交織 理想失落

兩段不同時代的片段互相交織，講了一個一代人理想追尋與失落的故事。當中有一九九七年前前代人對前途的迷惘與希望，以至到今天的的生活。幾個角色之中，最有趣的可能是余鳳芝這個女學生，從回憶的部分我們知道，她是在中六那年轉校到片中間虛構的學校，原來的學校，編導用了一間真實存在的校名。鳳芝是沒有什麼理想的人，為了可以環遊世界，所以未來的職業選擇是做導遊，結果二十多年後，她在旅行社任職，做永無休止的行政工作，上一次出遊已是五年前。更有趣的是，電影說她因為父親有外遇，父女關係不好，所以拒絕了父親提出讓她到英國升學的建議，但二十多年後，當她發現丈夫有外遇的跡象，卻回幾次母校，和丈夫一齊放下飛機，就放下了……到底是她

心胸寬廣還是極度壓抑，不得而知。總之，為何二十年間這個角色對感情的處理有這些變化，電影沒有多作交代。

整部電影最吸引人的還是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故事，很多人會想到類似的年代的台灣校園片。但作為香港觀眾，其實是很難代入那種校園生活。說到底，有廣大校舍，大片草地的校園，只是為數很少的傳統名校所享有。而那些學生，除了蘇博文的理想比較和主流香港人有點出入外，其他人都不過是我們平常慣見的乖學生。說起來，當時能讀到中六的學生壞得去哪裏？於是我們見到的只是一些小胡鬧，和兩男一女的愛情故事，而且起碼在中學階段，他們還是很守規矩，導演完全沒有打算展現他們理應被荷爾蒙刺激到四溢的青春慾望，最多只是輕輕一吻（最後還是終成眷屬了），還是傳統名校模式的理想學生生活。

當然，校園片或多或少會拿師長來開玩笑，這方面導演是成功的。他們找來演月球老師的文化人，其本色演出讓人捧腹，而當中對未來和理想的想像，多少是真實世界的無奈反映。

回歸原點 夢仍是夢

最耐人尋味的角色還是蘇博文，他的消失和「重現」，是整部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劇情發展的關鍵，觀眾對他追求飛行夢想而努力，也印象深刻。雖然，做飛機師其實並不需要一個理工科的學位，當年筆者就見過讀哲學的人參加航空公司的飛行員訓練。他那種對飛行原理的鑽研，其實更多像是要走飛機工程師設計類的工作。於是，當他發現自己沒法成為民航機師時，沒有尋找其他途徑去成就飛行夢，而是快快樂樂，顯得頗為突兀。

相比起來，穩穩妥妥在香港讀設計，成為室內設計師的彭盛華，雖然要面對內地豪客的無理要求（實則全世界都有這樣的客人），感情生活也沒有了火花，但起碼是在做着自己想做的職業。電影展現他的迷惘、遺忘，其實多是他的感情世界，如忘了和余鳳芝的激情，而非理想的失落。起碼，他比簡單選擇放棄一切的蘇博文來得實在。蘇博文的脆弱，其實在訴說所謂理想的不可靠，而讓余鳳芝、彭盛華生活上軌道的紙飛機，則凌空萬丈地告訴我們，兩人二十年來都沒有真正成長，雖然有人或會覺得這叫做尋回初衷。



監製不是水喉匠



看一部好的電影，大家會讚揚導演、編劇或演員，很少人會提到監製，除非是行內人或知情人士。監製若不是知名導演，觀眾會較陌生，在華語電影裏，監製是默默耕耘的群組。成功的監製不止具備電影運作的豐富知識、創作能力，還有企業家的特性。

為什麼香港很少名副其實的電影監製？因為監製其中一項任務是要決定開拍怎麼樣的電影，這一任務很多時是由導演和投資者協商而定（因無監製制），所以一些監製只做製作管理的差事。創作型的監製可參與得較多，可令電影更加完善。如果導演足夠成熟，劇本不同崗位的技術到位，監製基本上不用擔心。大多數的情況是，監製或多或少給予意見，有時甚至親自操刀（這情況在剪接時最多）。所以一些投資者會把這種創作型的監製稱之為Handy man，有任何關於電影的問題，這Handy man就出手補救。在他們眼中，這種監製如同家居中的水喉匠和電器師傅，電影公司概念之落後，可見一斑。

其實，監製對電影的補救工作跟水喉匠和電器師傅不一樣，他們的工作有時可令電影起死回生，更多的情形是去無存青，把電影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。最近有兩部青春片面世，題材不錯，上畫的時機亦佳，但似乎「Handy man」沒有作出他的貢獻。其中一部電影最後一句獨白意思不錯，卻用粗鄙的言詞表達，普遍觀眾都非常反感。電影是否有好口碑是基於觀眾離開影院的感覺，最後一句獨白令人反感，口碑不問可知。另一部電影拍得用心，但沒有把前設的事件好好解決。故事始於婚姻中一方出軌，結局卻沒有清楚交代，明顯是少了一場戲，令佳作打了折扣。

說監製要有企業家特性不易理解，可把範圍縮小，監製要有專業投資者特性。專業投資者的特點是不止商業知識豐富，更重要的是嚴守紀律。有一部另類電影，監製定了預算，導演認為不夠，要增加40%，監製堅決拒絕。最後導演說服老闆，真的加了40%預算，終於電影拍了出來，成績一般，虧損過半。老闆還在問原因何在？監製很想跟他說：「原因很簡單，就像一隻股票太貴，便不值得買。」

田力

《十月初五的月光》有吸引力 林錦波



上周鐵金剛新作《007：鬼影帝國》（Spectre）在毫無對手之下，順利奪得票房榜第一位，其他西片都避開鐵金剛的氣勢，促成今周共有九部新片推出。

相信最矚目的是當年「Cool魔」張智霖的經典電視劇集搬上大銀幕的《十月初五的月光》，差不多原班人馬回歸，張智霖、余詩曼、薛家燕、唐文龍主演，加上陳喬恩、莊思敏和劉浩龍，由葉念琛導演，以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為背景，張智霖飾演的文初為Q姨薛家燕舉行生日會，余詩曼飾演的君好突然出現；唐文龍飾演的賭城大亨金勝前來祝賀，卻被司警拘捕。當晚文初知悉禮信在美國因交通意外離世，其後發現君好在酒店自殺，把她救回。數年後，金勝出獄，在碼頭賣船票，文初和君好前來與他重聚，金勝細說他的鴻圖大計。由電視劇集改編成大電影，逐漸成為一股小潮流，同時多位在電視走紅的明星，延續其熒幕的光芒到銀幕，對觀眾有一定吸引力。

原本安排在十月初上映的驚嚇片《夜半女敲門》（Knock Knock）延至今周上映，由奇洛李維斯（Keanu Reeves）主演，講述建築師的妻女離家度假，某個雨夜，兩名自稱迷路的女子敲門，令這名擁有美滿家庭的好男人身陷險境。

導演艾利魯夫（Eli Roth）是電影多面手，演員、編劇、導演、監製都勝任，他導演的舊作驚嚇片《亞馬遜食人獄》（The Green Inferno）前一周推出過優先場，只收一萬四千港元，且看這部有全明星主演的電影，能否有所突破。此片早在九月初在美國上映，只收三萬六千美元，反而在南美和歐洲比較受歡迎。

恐怖片《8步成屍》（Contracted：Phase II）是《7步成屍》（Contracted）的續集，上集於去年十一月在港上映，收二十五萬港元，成績只屬一般。影片講述主角麥特莫瑟

（Matt Mercer）惹上致命病毒，病毒極速擴散，他開始對自己起疑，要在有限時間內追尋病毒的宿主。

此外，講述英國女權運動家的《女權之聲》（Suffragette），梅麗史翠普（Meryl Streep）飾演的Emmeline Pankhurst致力推動女性平權運動，在她鼓勵下，令沒有受過教育的工人嘉莉慕萊根（Carey Mulligan），以及一眾婦女投身爭取女性應有權益。影片由女導演莎拉加芙隆（Sarah Gavron）執導，在上月在美國上映，收一百一十九萬美元，成績一般，但在英國卻頗受歡迎，收一千一百四十九萬美元。

另一部文藝片《駕駛人生》（Learning to Drive），講述紐約女強人柏翠西亞格遜（Patricia Clarkson）發現丈夫出軌，決定分居，不會駕車的她只好學習駕駛，遇上從印度來紐約的賓京士利（Ben Kingsley），兩個南轅北轍的男女，由最初的「唔唔Key」到後來發展一段微妙感情。兩位好戲之人主演，有一定的保證。

美國青春片《初戀有病》（Me and Earl and the Dying Girl），曾執導電視劇集《吉列合唱團》（Glee）及《American Horror Story》的阿芳素哥密斯域莊（Alfonso Gomez-Rejon）導演。講述熱愛電影的Greg與好友Earl拍攝短片自娛，一日受母親介紹認識患有絕症的女同學Rachel，他跟這位即將步向死亡的少女發展一段奇妙的感情。影片獲美國輿論好評，六月在美國上映，收六百七十五萬美元，以獨立電影來說算不俗，不知在港能否受歡迎。

同樣以絕症為題的內地喜劇《滾蛋吧！Mr. Tumor》（內地片名《滾蛋吧！腫瘤君》），由白百何和吳彥祖主演，此片在內地收一億零二十六萬人民幣，成績不俗。該片上兩周在港推出優先場，共收三萬六千港元。最後，內地愛情片《星語心願之再愛》亦在今周上畫，王博君和董維嘉主演，在內地收三百七十萬人民幣，相當慘淡。